

## 匠人匠心⑤



陈文制作的黎族纹饰陶艺作品。

## 半路出家苦学陶

陈文对泥巴是有感情的，接触各种各样的泥巴是他生活中的重头戏。时间长了，他能如数家珍地道出海南各地泥巴的品质和特性。

“虽然泥巴看起来都差不多，但揉捏、烧制时区别就大了。有些泥黏性低、难塑形；有些泥含铁量高、耐不住高温，一烧就裂。”陈文说，为了找到品质最好的泥巴，得反复在全省搜寻。“目前，我试过最好的是临高的一处泥巴，黏性大、含沙少、含铁量少，烧出的陶细腻光滑形态好。”

陈文说，“我钻研制陶已经12年，恰好一个轮回，陶艺早已融入我的血肉之中。”

2005年，21岁的陈文从海南省对外贸易学校多媒体专业毕业，先后从事过服装销售、个性打印等工作。随后，他在澄迈县桥头红坎岭的制陶厂负责名片、宣传册设计等工作。

在红坎岭，从前只在书本上见过制陶的陈文，“一见到这门技艺就感觉十分惊艳。”陶艺厂的老师傅通过手与泥、心与火的对话，从烂泥巴中塑造出一个个优美的瓷器。

老一辈手艺人的功夫不轻易外传，陈文的学艺从“偷师”开始。在陶艺厂的前两年，他主动给老师傅们打下手，从搬泥巴、揉泥巴这类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做起。久而久之，老师傅会在做陶时给他指点一二。

烧一次窑要一周左右，在此期间要保持窑火不间断燃烧，还要根据陶器成型的不同阶段调整火候。守夜窑是个苦差事，陈文却主动应承下来，从夜幕到天明，看着窑火翻腾，感受陶器在火中涅槃而生。

虽是半路出家，陈文却决心将陶艺做到极致。2009年，为了突破技艺瓶颈，他独自前往广东佛山石湾镇的南风古窑学艺。

“南风古窑的灶火从明朝延续至今，许多富有成就的陶艺师聚集于此。”陈文说，初到石湾，他马上租了一套简陋的房子落脚，将客厅当作工作室，剩余的一个房间便是卧室。为了省钱，陈文并没有添置桌、床等家具，只买了一个帐篷便草草了事。

制陶离不开多看、多想、多模仿。白天，陈文在陶厂和工作室转悠，和老师傅们学艺。从陶厂下班后，他就从厂里买回50元一袋的泥巴，窝在家里回忆老师傅的制陶手法，暗自模仿，一次次重复着繁琐的流程。“每次做完已是凌晨两三点了，我就匆忙洗个冷水澡，钻到帐篷里休息几小时，第二天还要一早出门学艺。”陈文说。

“啪啪啪、啪啪……”在澄迈县福山咖啡风情小镇的一处陶艺馆，陶艺师陈文坐在拉胚机前拍打着手中的泥巴。将泥巴有节奏地拍打三次后，他再从中间扭断，然后合再重拍。

每一件精美的陶艺品，都出自粗粝的黄泥。从枯燥的拍、踩泥巴开始，重复着“三拍一扭”的步骤，一块块泥巴在陈文手中变得柔软、光滑。“拍出泥缝中的气泡，拉胚时才能柔韧、均匀。”他说。



半路出家的陈文对制陶十分痴迷。

## 将“最海南”元素融入制陶中

2010年，陈文回到红坎岭。“陶艺在初学时讲究手法、技术。技术成熟后，它则变成了一种表达思想的手段。”陈文说，在南风古窑的日子，让他更加深刻地领悟到好陶器必须体现匠人的灵魂。

“做陶艺到一定阶段必须要多看，看书、看历史、看文化。我读《山海经》、心理学和海南民族志。很多人都觉得我看的书很奇怪，但是制陶人如果没有思想，做出的陶器就是死物，没有灵魂。”回到红坎岭，陈文开启了对陶器制作的思考。

“其实海南也有古窑，许多古陶器在这片土地诞生、流转、遗失，那些陶艺师的故事随岁月飘散。”在陈文的家乡澄迈，就曾挖掘出流传数百年的福安古窑，那是澄迈乃至整个海南古代手工艺发展的文化符号。

陈文去过数次福安古窑。“第一次去福安古窑时，我非常惊讶，原来几百年前澄迈就有这么好的陶器。看到那些古陶器碎片，我想是否可以参考这些样式，做一批器皿，把这段断层的历史，用黏土重新粘起来。”

回家后，陈文查史书、参观博物馆，渴望能够复原古窑陶器。雄心不止于此。除了福安古窑的陶器碎片，他的家里和工作场所中，还有许多零散的陶片。

“鱼缸里、花坛中，都是我从岛内各地捡回来的陶片，从中可以窥见海南陶器的发展脉络和特色。”陈文说，海南各地的工艺和土质不同，陶器各有“性格”。临高好用建在山坡上的龙窑，烧制时一坡而尽，翻滚的火舌在陶器上留下烟熏纹路。澄迈桥

头惯用阶级窑，热的传递有层次和节奏，容易给陶器留下奇特的窑变。而昌江有大量精美典雅的海捞瓷陶片，背后也许隐藏着一段传奇故事。“观察这些陶片，我尝试在自己的作品里，注入海南陶艺的发展符号。”他说。

如果说陈文对陶片的收藏和观察只是出于对海南陶器文化的好奇，那么，一个游客的疑问，则真正激起了他将海南文化融入陶艺制作的决心。

“你制作陶器这么多年，这些陶器能展现海南的文化吗？”2013年左右，陈文在福山咖啡风情小镇开设了陶艺馆，一位游客看到他的陶器作品后，发出这样的疑问。

陈文说，“听到这个问题，当时的我一下子懵了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”

此后，陈文开始在全省采风，寻找“最海南”的制陶元素。在此过程中，他将目光聚焦在黎族纹饰中，多次到昌江、保亭、琼中和五指山等地考察。

黎族纹饰是成熟的图案艺术，被广泛运用在织锦中。每到一处，陈文都要带上笔记本，细心观察当地特色图样，并向当地人了解这些图样的历史和意义。“我最喜欢和当地的老人、小孩聊天，老人是历史的宝库，对往事如数家珍，而孩子新奇的眼光能引发人们很多思考。”他的调查常在村庄的古树下和老宅前进行，一聊就是大半天。

现在，陈文已经记录了好几本采风笔记，上面记录着蛙纹、船纹、人形纹以及甘工鸟纹等各种图样的形态和意义。他将这些图案重新设计和组合，按照对称性、结构性的原则形成完整的大型图样，并将之运用到水壶、花瓶和茶盏等各类陶器上。“经过设计和融合，陶器成为黎族纹饰的有机载体，黎族纹饰也充满了陶器的灵魂。”陈文说。

## 特立独行守艺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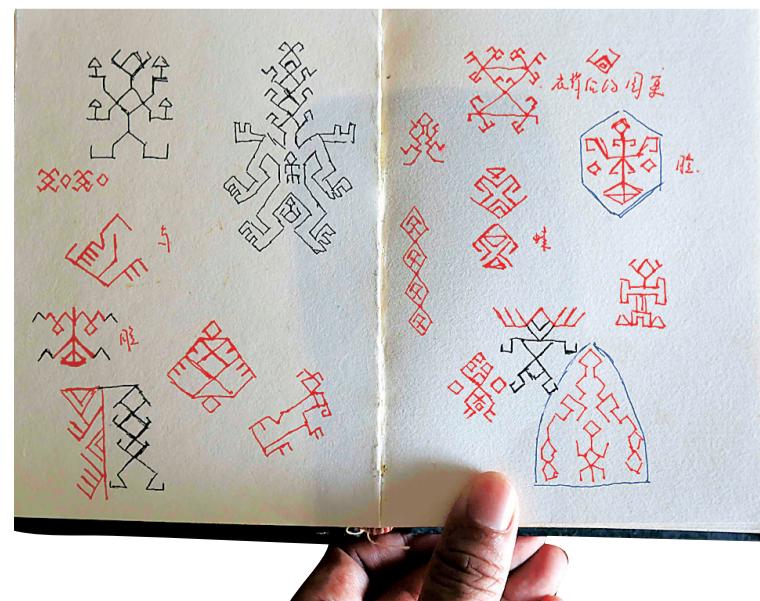
“其实，身边的人都觉得我做的东西很怪，认为我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人。”陈文坦言，自己的想法天马行空，经常尝试依据不同文化，来做千奇百怪的陶器。而大多数人，并不能理解这种创作。“我做过一个瑞兽注水器，这个陶器前端有个孔。有些人看了就说，这个尿壶拿回家给小孩子用挺不错。”

面对这些评价，陈文感到有些无奈和哭笑不得。后来，他想通了，“作品获得自我认可就好，别人理解也无所谓”。

“这几年，我陆续收过9个徒弟，他们都嫌这行辛苦，后来全都跑了。”陈文说，现代社会节奏太快，人心也浮躁了，需要慢慢琢磨的陶艺对他们吸引力不大，“但我愿意就这么干下去，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守艺人。”

# 用黎族纹饰丰满陶器灵魂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邓钰 图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



陈文记录的采风图案。